



## 蝉鸣蛙叫的夏日

□ 张修东

自然界的四季,当属夏日最为热闹。

太阳值班的日子敬业勤勉,动物们的叫声此起彼伏,庄稼们的长势一天一个样儿……世间万物都在抓住夏日的大好机遇,展示自己,发展自己。

“天地一大窑,阳炭烹六月。”对于盛夏,多少年前,古诗中就有这样的描写。我以为,夏日的长成,作物的成长,自有其道;大热,炽热也好,灼热、烹热也罢,自在其理。要不,诗中也不会接着写道:君看百谷秋,亦自暑中结。

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粮,总是在盛夏里储存能量、快速生长,没有盛夏的光和热,没有盛夏的热情和激情,便不会有秋日的饱满。

盛夏,动力不竭,累得荣光;盛夏,周而复始,循环往复,与之相伴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唯有天地依旧在运行。如同人类,世间万物也在按照自己的规则运作。

盛夏,值得留住记忆的,是少时的久远影像。这些影像,是与蝉鸣蛙叫分不开的,它们默默地伴着夏天行进,一个夏日接着一个夏日。尽管今年的蝉蛙,不是去年的蝉蛙,但是仅凭叫声,是不好分辨的。

蝉鸣蛙叫填满了白昼,冲击着夏日里人们的耳膜,回响在城市和乡村的每个角落。我猜想,蝉虫和幼蛙,肯定是属于夏天

的,这与夏天的总基调相协调。

记得在老家农村时,村子附近有个池塘,到了夏季,蛙声震天,一浪高过一浪,头半夜是睡不着的,真是入睡了,感觉怪对不起蛙声的。而大队部场院门前,正好有一个开阔些的空地,便成了人们在夏天看露天电影、消磨时光的好去处。

才来矿区那几年,我感觉矿区与老家没有多大差别。风吹草低蛤蟆湾,齐腰深的芦苇更是造就了青蛙生长的好环境。下了中班很晚了,才回到单身公寓,蛙的鸣叫不绝于耳。对我来说,这时,休息是第一位的,没有心思再听下去了。不一会儿,在蝉鸣蛙叫的伴奏下,就进入了梦乡。

蛙声,有了青蛙的鸣叫,才有了惬意的夏日夜晚。不像现如今,蝉声稀稀拉拉了,蛙声稀疏松散了,只能在梦里变得动听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回忆起来,我还是喜欢以前在老家度过的那些时光。一家人谈天说地,其乐融融,尤其是到了周末,直到蛙声近乎停歇了才去睡觉。仅仅十几年的时间,人的“精气神”变化多快呀,曾经坐在凉席上的人已经走得很远很远,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奶奶的笑容,爸爸的笑脸,二哥的故事,只能在梦中出现。想当年一家人团聚的幸福渐渐远去了……

一家人,没有长病疼痛缠身,没有吃穿住行的挂牵,没有



房贷车贷的纠结,家人到了哪个年龄段,哪个年龄段的事情件件顺利办妥,能够一直聚在一起,算不算幸福的真实含义呢?

在蝉蛙轮番鸣叫、填满夏日的时光里,演绎着世间的精彩。太阳的光芒越耀眼,蝉儿鸣叫得越起劲,它们在白天放声歌唱;夜月初上,就是蛙儿的天下了,蛙儿欢快地歌唱着,歌唱美好的夏夜。

蝉蛙的叫声,属于夏日;蝉蛙的命运,魂归夏日。在每个炎热的夏日,有了它们的相依相伴,人们才会感觉到炎炎夏日的美妙;听了夏日里蝉鸣蛙叫,有了声音的接续,在顿悟中,人们才会有“人皆苦炎热,我爱夏日长”的境界,也才会欣赏起蝉蛙共鸣的合奏曲,感知世界的美好。

## 我是落榜生

□ 赵越超

1987年7月,是我人生中一次大考,也是“黑色的七月”,当我拿到368分的高考成绩单时,眼前一片漆黑,眩晕了很久。第一感觉就是这辈子完了,走不出黑土地,走不出小山沟……

今后的人生路如何走?徘徊过,彷徨过,犹豫过。

为了填饱肚子,我来到了红旗村砖厂干起了搬砖的活。每天天刚亮我就和工人们一起,窑外脱坯、推砖,窑内码砖、烧砖,一天下来,全身都是灰土狼烟,天黑才可以下班。回到家里累得躺下就睡着了。其实累一些不算什么,最受不了的是一些人的鄙视。“高中生,真不中。”坚持一个多月实在是受不了别人的冷嘲热讽,最终放弃了这份工作。

盛夏时节,瓜果成熟之际,深入村屯倒腾起水果生意。刚开始,骑着自行车走了一上午也张不开嘴,没办法跑到一个没有人的空旷地带扯起嗓子大喊:“卖香瓜啦,卖水果了……”喊了一下午,终于在进入村屯时张开了嘴。熟悉我的人,指着教育身旁的小孩说,千万不要像这小子学习,大学没考上,还捣腾起烂瓜烂枣儿

了……

十八岁,如诗如画的年龄,怀着儿时的理想、带着一颗赤诚的报国心,我告别了辛劳的父母双亲,参军来到绿色的军营。

在军营里,我一有空就钻进图书室,越学越有兴趣,越学越有收获,越学越有自信。头脑灵活了、眼界开阔了、心里亮堂了,以前一知半解甚至感到迷茫的问题也有了答案……知识给了我一双慧眼,使我掌握了观察社会、认识问题的世界观、方法论,写作水平也一路飙升。

每天利用别人睡觉、打牌、喝酒的时间坚持写作,又把写好的稿件一封封投向媒体,等来的不是退稿信就是鼓励信,半年时间一篇没中。但是,我没有放弃,继续创作。饿了,啃几口凉馒头;渴了,就喝几口凉水;困了,就用左手砸右手……当第一篇文章发表时,已过了7个月又18天。看见自己的文章变成了铅字,虽然只有区区的一百多个字,夜晚,我对天空长啸三声,梦想变成了现实,更加增强了我的信心和勇气,激发了我的热情和斗志。

1989年12月27日下午,我接到电话说十多公里外的边防

战士在执勤时,被地方几个地痞给袭击了,又被在此路过的女青年给救了……我放下电话,到机关管理科借了一台自行车立刻前往出事地点。寒冷的天气,我顶风冒雪,30多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,衣服冻得那邦硬,衣服内出汗呱呱湿,顾不上汗水和泥水,迅速对事件进行了解采访,等忙完,已是晚上七点多了。返回军营后,我顾不上吃饭又迅速组稿,第二天又和报社的编辑沟通联系,终于,通讯《村女救兵》在《解放军报》头版刊登。

从此后,在各级组织和媒体的鼓励和帮助下,我先后入党、立功、提干,从一个懵懂青年成为共和国的军官。从1987年到2007年在军营20年间,我充分发挥写作能力,坚持创作;从2007年到2020年这13年间,回到地方工作之后,笔耕不辍,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等发表文章几百万字。

时光荏苒,30多年的时光悠忽而过。站在今天这个依然并不起眼的原点回首往事,回荡在心间的竟仍是那些老生常谈的话:与其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;与其怨天尤人,不如自我救赎;与其为明天蝇营狗苟,不如在今天脚踏实地!

## 高考志愿里的爱

□ 赵自力

我是2001年参加高考的,紧张的高考过后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很快,学校通知我们去估分和填志愿了。

父亲比我还紧张,一直在教室外的走廊里等着我。我拿着答案认真估分,不停地计算着。父亲时常往教室里张望着,我把估分结果给他时,他却一脸茫然,不知道该表现的是喜还是忧。“这个分数你觉得怎么样?”父亲把球踢给了我。“发挥还可以,估计一本没什么问题。”我学着老师们平时的话说,“但要上一本好点的大学,可能有点难度。”父亲听完,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接下来就是填高考志愿了。那时不像现在,高考分数出来再填,而是凭着估分来填报志愿。分数估高了,志愿里填的学校录不上;分数估低了,又错过了合适的学校。难怪有人说,估分后填志愿,相当于第二次高考。

我看着一大摞招生指南和各种高校的招生简章,头都晕了。父亲倒非常投入,每天都琢磨那些招生信息。几次我午睡热醒了,看到父亲还趴在桌上研究那些资料。老式的电扇慢慢转动着,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,父亲的背心都汗湿了。父亲除

了跟我交流外,还经常骑自行车去学校,咨询填报学校的事。我跟着父亲去了学校两次,后来就是他一个人去,他说天气太热,让我在家歇着。有时一天去几次,上午去问清楚了,下午遇到什么问题马上又去,完全不顾天热。经过综合分析,我和父亲敲定了高考志愿。父亲仍然有点不放心,拿着志愿到学校问老师。回来后父亲高兴地说:“老师说你如果正常发挥了还可以冲一冲。”我想到自己的分数有点保守,再参考几个同等水平同学的估分,觉得老师的话在理,就和父亲商量着填报了一所211学校。“即使没录上,还有第二志愿嘛。”父亲安慰着我,其实他比我担心。

志愿填了后,心才慢慢平静下来。父亲则显得很急躁,有空就站在村口张望。终于在一个炎热的下午,邮递员送来了录取通知书,正是我心仪的那所211学校。

通知书被我和父亲读了很多遍,每读一次我都激动不已。我看见父亲眼角有泪,手也有点颤抖。从不沾酒的父亲,那天破例喝了一小杯。每年高考后,我都想起父亲陪我填高考志愿的那个夏天。高考志愿里,藏着父亲深深的爱。

## 那年高考

□ 张勇

1980年我高中毕业,那年我参加了高考,距离现在已经40年了。

那个时候,高中学制是两年,高二完结就要参加高考。高考实行预考,成绩好的参加高考,成绩差的参加中专考试,成绩更差的则被淘汰。进行一次预考,几乎百分之七十的学生会被淘汰。

刚上高二,我得了慢性肠胃炎。在乡村医疗站看了几天病,好转后就去医院,然而,课还是落下多了。那个时候是背馍上学,用大口玻璃瓶子装上咸菜或者炒洋芋片。可是在学校过不了三天就又开始呕吐,只能返回家,这样反复一个多月,无奈,在外地上班的父亲就将我接到自己工作的医院治疗,同时,我就转学到了医院隔壁的中学随父亲就读。一个多月的病魔折磨,身体虚弱得跑不了早操,父亲给我请了病假。可落的功课一时间也补不过来,期中考试竟然考了班级倒数名次,我心里很难受。

快寒假了,县城一中组织高考寒假补习班,就是将全县几所高中优秀学生集中到县城一中补课,补课学生名单完全根据期末考试成绩确定。我由于病情的耽误,自然没有被录取到补习班。父亲找了学校及教育局,说明我的特殊情况,终于如愿参加了补习。补习班一节课两个小时,中间大约十分钟的休息,上数学、物理、化学,

讲解章节知识重点,讲典型题,讲综合性强的难题,一节课能讲几十道题,老师边板书边讲解,只讲解解题思路。自己有时候都抄不完题。十分紧张,晚自习和下自习后,自己再整理所讲的知识,每晚几乎都熬到深夜。我和同学赵志刚同住一个老师的房间,他学习比我好得多,我常常问他。天寒地冻,滴水成冰,他排队买饭,我去打水,有一次打水回来,他竟然哭了,说冻得他手痛。我急忙安慰他,倒温水,让他暖手。

春节过后,刚开学,就进入了大复习。大量做题,早读时间背书,常常超越了极限,头脑涨,严重的时候拿起书本头上就渗出了汗珠,这个时候自己就干脆放下一切,去校园周围散步。同学们都很努力,晚自习瞌睡的同学都会自觉地出教室转一圈,回来又看书做题。自己更是加倍追赶,下了晚自习后还要学习,成绩不断提升。

高考预考成绩出来了,我的成绩不理想,只能参加中专类考试,父亲说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,大多数同学都被淘汰了。

预考、正式考试都是在县城一中进行。考试结束后就是焦急的等待,十分庆幸,我被中等师范学校录取。我们学校那年毕业了245名同学,一名同学考取了本科,三名考取了专科,七名考取了中专中师。

1980年参加高考,一晃40年过去了,可是那个时候刻苦拼搏的情景却永远难忘。